

狄金森诗歌作品中的自然意象解读

王晓青

(云南大学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狄金森在她的诗歌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意象来揭示她对于自然所持有的痴迷。由于深受超验主义的影响,她的自然诗中频频出现海洋、河流、鲜花、昆虫、蛇等各种意象,由此反映出她对于自然的亲近却又敬畏的矛盾心里,大量的自然意象描写显示了她诗歌风格的唯美与独特。

[关键词]狄金森; 超验主义; 自然意象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6.645

引言

作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坛的传奇,狄金森不仅被誉为“自萨伏以来最出色的女诗人”,其诗歌中运用的语言技巧更被人放在了与莎翁同等的位置。她的诗充满了灵动的描写和奔放不拘的情感宣泄,离奇绝妙的遐思及自由体的创作风格一扫传统诗歌的拘泥和束缚。后世之人将她奉为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先驱,其作品上承浪漫主义之风范,下开现代主义之先河,唯美而不失现实意义,晦涩却隐藏着人生智慧。尽管一生创作了1775首诗歌,在她生前却只发表了7首。后世之人对她的了解很大程度是通过她死后亲友整理的诗歌手稿和信件而获得的。与另两位同样享誉文坛的诗人惠特曼和朗弗罗不同,她的作品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事实:“一个人是可以过一种简单索居的生活的,而同时她也可以在这样的生活中创造出迷人的诗句”¹。

狄金森的人生态度深受超验主义哲学家们的影响,超验主义的怀疑、直觉与灵感使得挣扎于信仰危机边缘的她如获甘醇。她接受了超验主义的观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只有无视传统和历史,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探索。她承袭了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思想“自然是精神的载体”,却又有自身更高的领悟“自然是个人情感的感悟”。她的诗随时随地都在回荡着人类精神与自然的呼吸和对话。自然是她最偏爱的主题,而海洋、河流、昆虫、鲜花等也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出现不仅展示了狄金森独特的审美敏感区,也彰显了其诗歌别样的艺术魅力,正如邹建军教授所述:“以意象化的语言抒写人生内在的情思…以敏锐的感觉在生活中发现诗美,并将其兑换为一种质感的、精致的、弹性的意象…对诗美加以呈现或暗示,创造出一种有节奏、意味、张力的完美艺术结构。”²

超验主义影响下的自然诗

人类对于自然不同的理解源于个人对自然不同的感悟,狄金森的诗歌既反映了她对自然细致的观察又表达了她对自然独特的观点,初看似矛盾重重,稍后细思量却又合情合理。她的诗与其他作家的自然诗有着一个显著差别,那就是原创性。在她的笔下,自然界的一切皆是可以吟诵的对象:日出、日落、暴风雨、蟋蟀、黄蜂、食米鸟,许多微小的生命都被她赋予了奇妙的想像含义,显得神秘莫测,奥妙无穷。她笔下的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可以让她摆脱尘世的骚扰;它也是一个魅力无比的世界,因为里面充斥着许多神秘的生灵。

“她感到与自然有一种血亲。自然不仅满足了她的情感需要,也使她的思想充满了活力,为她备受骚扰的灵魂找到了避难所。”³从自然主题的诗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超验主义的思想留下的痕迹。自从1862年起,狄金森就开始脱离外部世界,过着隐居的生活。她终日带着小狗流连于山水间,观察万千生灵,感受一切生物带给她的欣喜与意外。自然成了她的家园,她唯一的伴侣。当信仰逐渐枯竭时,人们需要

从自然中获得力量与勇气。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的美与永恒的真谛存在于一个完美的一对一的联系中,狄金森经常从超验的角度体现着自然这一主题,她笔下的自然象征不是造物主而是永恒、真理与不朽。作为一个生活在19世纪新英格兰乡下的女性,她生活的环境处处是自然,日出日落、四季更迭、花鸟树林皆是她的灵感来源。大自然的表象与她的情感心态密切契合,成为狄金森诗歌的重要艺术符号⁴。

河流意象

在《我的河流向你奔去》这首诗里,狄金森将自己奔放的情感通过河流意向表达了出来,我的河流向你奔去/蔚蓝的大海!可欢迎我的到来?我的河流等待着回音——/海啊——请对我宽容/阳光斑驳的密林深处——/我将为你引来溪流——/告诉我——大海——你愿意收留⁵。奔腾的河流是诗人情感的爆发与宣泄,面对爱情勇敢地表白是诗人向往的行动,然而这对于19世纪生活在新英格兰的女性是无法想象的。狄金森大胆地利用了河流这一意象,将女性追求自由情感的热情与勇气表达了出来,显示了她离经叛道的思想意识和冲破世俗的决心。在许多西方文学作品中,河流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可以象征人内心的欲望,或是难以遏制的激情,而狄金森笔下的河流是她内心真实的情感,是她挣脱世俗束缚的决心与勇气。

海洋意象

海洋是狄金森笔下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意象,它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平静如镜,时而如同发怒的巨人,时而又如宽容温暖的长者。狄金森带着敬畏的心理接近它,却又被它弄得伤痕累累。那样一只小小的,小小的船儿驶出了港口!/那样一片壮阔的——壮阔的海洋/就这样把它唤走!那样一个贪婪的,贪婪的巨浪/把它从岸边吞没/华美的巨轮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已失去了我的小舟⁵。海洋象征着人类无法掌控的未知世界,是诗人不能预知的未来,小小的人类个体在庞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显得如此的无助,它既代表着自然的永生也代表着造物主的强大和不可战胜。很多作家都喜欢描述海洋意象,因为它最能将作品推向矛盾与冲突的高潮,而狄金森笔下的海洋意象是她内心情绪的投射,是她对未知的未来持有的恐惧与向往。因此,这一意象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诗作中,不断映射着她变幻莫测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外部世界的矛盾心理。

坚韧的化身/在这里被置于一旁/放进可怕的大海里/迅疾的隔墙/快乐的人唠叨/大胆的人吹毛求疵/白发苍苍的享受//但大海非常古老/一只琥珀小舟划开/在一片以太海上/平静中一名紫色海员遭难/在这里被置于一旁/迷狂的儿郎。海洋是人类最难对抗的自然力量之一,它是深不可测,变幻多端的,它平静时如同母亲的怀抱,暴怒时又是吞噬人生命的黑洞。在这首诗里,狄金森写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和不知所措,总有一些勇敢的人主动去挑战海洋,挑战未知的世界,然而他们常常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她对待自然和未知

世界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想尽力亲近它们，与它们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却又心生恐惧，害怕被彻底吞没，大海意象所代表的含义是自然界一切庞大而不可征服的力量，是狄金森渴望却不可及的未知世界。

鲜花与蜜蜂的意象

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笔下，鲜花往往指代少女，指代女性的娇弱和美丽。狄金森常常用鲜花转瞬即逝的意象来暗指自己的命运多舛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多少花儿在林间枯萎/多少花儿自山中凋落/不曾有机会知道/她们是美丽的/不曾有机会知道/她们是美丽的/多少花儿在清风初起时/撒落一颗无名的种子/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火红的身影/曾怎样灼痛了人们的眼睛⁵。诗的一开始，花儿是落寞而孤寂的，独自绽放美丽，独自承受枯萎，最终只默默留下一粒种子在人间。而在诗的结尾，作者笔锋突转，将花儿的寂寥与孤独转化成了灼痛人眼睛的红色，转化成了那抹带着复仇快意的颜色，红色是反抗命运的颜色，也是尽显叛逆的颜色。这里的花儿意象是狄金森自己内在形象的显现。她是那个时代被忽略、被社会忽视的女性，也是那个时代不肯屈从命运的抗争者，尽管没有强烈的反抗，她却用自身醒目的色彩向世人投出了复仇之箭，展示了自己不屈的精神。

在另一首诗《蜜蜂驮着他亮铮的车架》她写道：蜜蜂驮着他亮铮的车架/大胆地奔向了玫瑰花/并将他和她的车子——一起/在她的上面落了脚⁶，诗里的蜜蜂意象显然指代的是男性，而玫瑰花则是女性的代表，这一幕描述的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追求场面。爱情是狄金森最钟爱的主题之一，因此描写两性交往的画面也很多。另一首《花，不必责备蜜蜂》则描述了女性拒绝男性追求的场面。花，不必责备蜜蜂——/寻求他的幸福/频繁登门——/只须教会你的女仆——/若再来客，就说，/女主人“外出”。⁵在狄金森时代，女性对于爱情和婚姻是极其被动的，选择的权利几乎都在男性，而狄金森却显示出了极强的女性主义思想，她大胆地拒绝不爱的男性，选择自己的爱情，选择自己的人生，她的叛逆与不拘在这首诗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蛇与苍蝇的意象

狄金森对于自然的痴迷与关注使得她的诗作里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这些动物有可爱灵动的小松鼠、食米鸟、蝴蝶、蜜蜂也有令人厌恶的蛇与苍蝇。这点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颇为不同，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吟诵美丽的事物，而狄金森是把自然界的一切生灵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和谐的体系，因此少了谁都不完美。她笔下的丑陋动物也有着鲜活的生命，自由的灵魂，也能替她表述着心里的意境，描绘着人生的画卷。她在《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上》这首诗里描绘了与蛇相遇时的情景。一个瘦长的家伙在草地上/有时奔驰——/你也许见过，你也许没有——/他的通报突然而至——/草丛被分开，像用梳子——/一只斑斓的箭杆出现——/分开处又继续向前——/他喜爱沼泽，那过分阴冷/不易稼穡的泥土——/但我还是孩子，赤着脚——/不止一次，在中午/相遇，曾以为是鞭梢/散落在阳光里——/我弯下腰去拾取，/它却扭曲着，离去——/不少自然的居民我都熟识，/他们对我，也不认生——/我常为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喜悦激情——/却从不曾见过这家伙时/不论有伴或是独自一人/不是呼吸发紧/骨头里感觉到零⁵。在这首诗里，狄金森描绘的是一个动作敏捷却又感情疏离的动物，它离群索居，孤僻而阴冷，远不像其他的动物那样可爱，与人亲近。诗人出于对自然纯真的热爱，主动去接近这个动物，却被它冷漠地拒绝了，留下的只有浑身的寒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蛇所

代表的是狄金森想了解却又无法真正接近的事物，作为一个充满勇气与情感丰富的女性，她有着探索新鲜事物的欲望和追求美好情感的决心，而现实给她的回击却是冰冷刺骨的，一腔热情最终只能逐渐熄灭。超验主义思想所提出的人与自然都具有神性，因而从精神层面是相通，这一观点在这首诗里也可以寻到痕迹，但狄金森却认为这种相通是有一定距离的，并非完全的融合。

在另一首《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叫——当我死去》中，诗人描述到：我听到一只苍蝇嗡嗡叫——当我死去——/寂静环绕着我的形骸/像寂静弥漫于空气——/在暴风雨的间隙——/周围的眼晴已挤不出泪水——/而呼吸也充满了确定 /为那最后的一击——当国王/被目睹显示他的权威——/我签署遗嘱，分发/属于我的部分——然后有一只苍蝇飞入/带着蓝色，不确定，跌跌撞撞的嗡嗡声——/挡在光亮和我之间——/接着窗户消失——然后/一切都无法看见/⁵。在诗中，苍蝇一改令人厌恶、恶心的传统形象，成了打破尴尬局面，驱散死亡气息的生物。诗人躺在灵床上，对周围觊觎她财产的亲戚心生厌恶，这只小苍蝇的来临却给沉闷的氛围带来了生命的活力，她在人生弥留之际感受到的活力是来自一只人人讨厌的小生灵，这个真是莫大的讽刺。狄金森一向喜欢臆想自己的死亡，渴望通过感受死亡的过程而破解通往永生的密码，这次死亡体验的过程中却多了一个闯入者，一个尘世的使者，来送她最后一程。在这首诗里，她对待苍蝇和周围等着分财产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显然，单纯的自然生物与她有着更多的默契与交流，她的归隐思想也是源于对人类社会的失望和不信任。

结语

作为一个情感丰富而又充满矛盾心理的天才女诗人，狄金森的诗带给世界文坛的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笔财富，通过对她诗歌作品的不断探索和挖掘，人们可以发现许多新鲜的视角，领悟不同的人间意境。狄金森在诗中所运用的意象描述绝妙地展现了她对于不同人物和经历的诠释。她的诗清新短小，使用的意象也千姿百态，从毫不起眼的小昆虫到浩瀚的海洋，她用不同的意象抒发着内心的各色情感。人生经历的有限性并未束缚她情感与想象的自由，在自己构筑的精神王国里，她运用活泼的文字描绘了一幅幅动感的自然画卷，诗歌的精彩与她平淡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揭示了她矛盾复杂的心理世界。通过一首首小诗，我们开启了那扇神秘的探索之门，一步步走入了女诗人那变幻莫测的意象之境，流连忘返。

参考文献

- [1] 吴伟仁.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6.
- [2] 邹建军. 现代诗的意象结构. [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92).
- [3] 张晓冬. 解读艾米莉·狄金森的隐居生活.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05, 5.
- [4] 黄超楠.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意象系统及其原型意象.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5.
- [5] 江枫. 狄金森诗选.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 [6] 托马斯·H. 约翰逊. 最后的收获——艾米莉·狄金森诗选. [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46).

作者简介:

王晓青, 女, 1972年4月· 汉族 云南昆明, 副教授, 英美文学。